女主向网络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研究

周婷婷

摘要：网络文学是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大量女性创作者与女性读者共同推动女性向网络小说蓬勃发展。这些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一方面延续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解放的精神传统，书写女性自我觉醒、人格独立、命运自主；另一方面又间接借鉴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资源，结合本土现实进行改写与重构，折射当代社会女性生存处境、婚恋观念与身份焦虑。但网络文学受市场逻辑、大众阅读心理制约，女性意识呈现复杂面貌：既有女性主体觉醒的进步叙事，也存在女性意识退守、倒退的文本现象，部分作品依旧落入男权叙事窠臼。网络小说女性意识是社会发展的镜像，同时反过来影响大众性别观念，二者双向互动。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网络女性书写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女主向网络小说；女性意识；现当代文学；性别叙事

A Study on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Female-Protagonist-Centered Online Novels

Zhou Tingting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vital carriers of popular culture, online literature has witnessed the vigorous prosperity of female oriented online novels driven by a large number of female creators and readers.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embodied in these works inherits the spiritual tradition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by depicting women's self awakening, personal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over their own destinies. On the other hand, it draws indirectly on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Western feminism, revis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m against local realities to reflect contemporary women's living conditions, marital values and identity anxieties. Constrained by market logic and popular reading psychology,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online

作者简介：周婷婷，期刊编辑，研究方向：文学创作实践、期刊出版。

literature presents a complex picture: there are progressive narratives of female subject awakening alongside textual phenomena marked by retreats and setbacks in female consciousness, with some works still falling into the clichés of patriarchal narratives.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online novels acts as a mirror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 turn shapes public gender perceptions, forming two way intera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bove mentioned issues and puts forwar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emale centered online writing.

Keywords: female protagonist centered online novels; female consciousnes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gender narrative

自21世纪初网络文学兴起，以女性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女性向网络小说长期占据网文市场半壁江山，穿越古言、都市言情、职场奋斗、家庭生活、玄幻奇幻、悬疑灵异等各类题材持续产出海量作品。其中，女主向网络小说强调故事完全围绕女主角的视角、成长和经历展开，以女性为绝对中心的叙事视角，直接投射普通女性对于自我价值、婚恋关系、社会地位的想象与困惑。女主向网络小说既是女性读者的精神游乐场，也是观察当代女性社会心理变迁的生动样本。[1]

一、女主向网络小说女性意识的溯源

女主向网络小说的题材类型非常丰富，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且细致的分类体系。有主流大类别、热门创新分支，也有近年新兴题材。但纵观其中显性化的女性意识，可做如下简要的追溯：

1.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意识的继承

五四新文学确立现代女性意识的核心内核：反对封建礼教压迫，追求婚姻自主，呼唤女性人格独立，正视女性生存困境。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莎菲女士直面女性内心欲望与精神苦闷；张爱玲冷静描摹传统家庭内部女性被吞噬的悲剧；新时期张洁、张辛欣等作家书写职业女性事业与家庭的两难处境，叩问女性自我实现的道路。[3]

这套启蒙精神，在网络小说中得到通俗化、大众化的继承。现当代精英文学更多聚焦知识分子女性，而网络小说把女性解放的诉求下放至普通女性：古代题材里的闺阁女子、重生穿越的普通女性；现代文本

里普通职场女性、已婚家庭女性。

现当代文学反复书写的命题：婚姻不等于女性全部人生、女性应当拥有独立谋生能力、反抗家族对女性命运的支配，成为很多网文女主的行动逻辑。意千重《国色芳华》女主何惟芳，不愿接受家族安排的冲喜婚姻，主动争取和离，依靠培育牡丹技艺经商立业，拒绝依附男性生存，正是延续五四“婚姻自主”的精神内核。御井烹香《制霸好莱坞》，女主挣脱情感枷锁，依靠个人能力在行业内向上攀爬，呼应新时期文学对女性事业价值的探讨。

但继承同时也发生变异。现当代启蒙文学带有强烈社会批判色彩，往往揭露社会制度对女性的结构性压迫；而大量网络小说倾向于个人化解决困境：依靠重生、穿越金手指，依靠个人智谋逆袭，较少指向制度层面反思。启蒙的社会批判维度被弱化，更多转化为个体逆袭爽感，这是大众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重要分野。

2. 对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借鉴与本土化改造

西方女权主义不同阶段理论，经由社交平台、读书社群传入我国网络空间，潜移默化影响网络作家与读者，形成碎片化的理论资源，并非严谨学术引用，更多是观念层面的吸收与改写。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争取选举权、女性受教育与工作权利，反映在网络小说中，大量职场、古言经商题材小说，极力书写女性拥有劳动权、事业权，打破“女性只能囿于家庭”的刻板认知。小狐濡尾《南方有乔木》女主南乔，作为无人机领域创业者，挑战理科领域女性弱势的社会偏见，强调女性职业能力与自我价值，吸收自由主义女权追求平等就业的思想。

第二次浪潮批判父权制、反思家庭婚姻对女性的异化，波伏瓦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一观念[4]，在网文评论圈广为流传。很多网文开始反思宅斗、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消耗，“无 CP”文兴起，女性不再必须以爱情婚姻作为人生终点，便是此种思潮的投射。

但网络小说对西方女权主义是选择性借鉴，存在明显的本土化改造。西方女权立足于对抗父权社会结构，而国内网络小说由于本土文化土壤，很难彻底割裂家庭、亲情伦理。多数网文不会走向彻底否定婚恋家庭，而是追求平等的两性关系。同时理论接收碎片化，很多作者只是取用女权

主义部分概念，缺少完整理论体系，容易出现观念矛盾：同一部作品，一边宣扬女性独立，一边又期待强势男性的庇护，造成文本内部女性意识撕裂。

3. 当代社会发展催生女性书写

网络小说女性意识的繁盛，根植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市场经济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大量女性进入职场，经济独立程度提高；但现实中依旧存在职场性别歧视、婚育压力、家庭内部性别分工失衡等现实矛盾。现实中的希望与困境，投射进网络文学，女主向网络小说成为女性想象、宣泄、反思现实困境的精神场域。

社会观念不断变迁，也牵引着了网文主题的流变与叙事焦点的转移。2000年前后，清穿与古言类作品普遍将女性角色置于后宫权谋与情爱纠葛之中，叙事空间相对封闭；此后女强文、重生文相继兴起，女主角开始谋求事业拓展与命运自主，个体能动性显著增强；近年现实向家庭文、职场文大量涌现，婚育焦虑、职场歧视等结构性议题被广泛书写升。其题材的更替，根本上折射出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现实处境的变迁及其主体意识的生长。

与此同时，消费市场也深刻影响着创作生态。女性读者群体所表现出的庞大购买力，促使平台资本显著倾斜于特定题材的扶持与开发，这一机制既为女性书写拓展了公共表达空间，也在流量逻辑与商业回报的双重规训下，对创作自由度形成了隐性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女性意识的发展。

二、女主向网络小说的女性意识觉醒书写

女主向网络小说越来越表现为题材融合，一部小说往往融合多种元素，比如，古代言情、基建种田、系统脑洞相融合，现代都市、悬疑灵异相融合，现代职场、言情相融合。以下梳理其中几种类别。

1. 古代言情题材：冲破封建礼教，重构古代女性可能性

古代言情如穿越、重生、宅斗、经商权谋，是女性意识表达最重要的题材。古代社会礼教森严，女性被束缚在内宅，婚姻由家族决定，经济不能独立。古言网文借助穿越、重生叙事，赋予女性现代思想，重新想象古代女性的生存路径，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宅斗重生叙事。反抗家族与不幸

婚姻，争取人身与财产自主权。闲听落花的《墨桑》，女主不依靠依附权贵，以女性身份经商、建立势力，不必女扮男装，就可以在男性主导的社会获取生存空间，重构古代女性的行动可能性。意千重《国色芳华》的何惟芳，面对不幸婚姻，主动和离，拒绝为家族利益牺牲自我，把事业作为人生的重心，爱情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传统古代才子佳人小说，女性幸福往往依靠才子科举成功、迎娶佳人；而这批作品将女性自我奋斗放在叙事中心。

二是女强权谋文。如天下归元的《扶摇皇后》，现代女性扶摇穿越至五洲大陆，挣脱身份桎梏，走遍列国，反抗压迫。这类作品的“大女主”叙事打破古代女性只能依附男性的传统叙事，塑造了拥有独立意志的女性形象。

但古言觉醒书写带有先天局限：女主角往往依靠穿越带来的现代知识、重生预知等优势占据主动权，而本土原生古代女性很难复制这一道路，只能深陷封建牢笼。而且，故事常常改造历史环境，弱化封建制度结构性压迫背景，把矛盾简化为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重心失衡。[5]

2. 现代言情题材：爱情观觉醒，追求两性平等的亲密关系

早期都市言情盛行霸道总裁模式，女性等待强势男性拯救；随着女性意识觉醒，现代言情逐步转向势均力敌的爱情书写。丁墨的都市言情网文，男女主角人格对等，爱情建立互相尊重、彼此支撑基础之上，女主不依附男主的财富地位，拥有独立人格，摒弃传统言情里女性一味等待被拯救的模式。

部分现代言情开始反思“恋爱脑”，批判恋爱至上。女主不再把爱情当作人生全部意义，面对糟糕的亲密关系敢于抽身离开。但现代言情同样存在分化：一方面势均力敌爱情成为主流审美[6]，另一方面甜宠文大量流行。甜宠文有两面性：它拒绝虐女叙事，反对女性在感情里遭受伤害，是女性对安全亲密关系的向往；但部分极端甜宠叙事，潜藏意识倒退风险。

3. 职场题材：职业主体意识觉醒，直面女性职场困境

职场题材是网络小说女性意识重要载体，呼应现实女性经济独立诉求。御井烹香《制霸好莱坞》，女主在好莱坞娱乐圈步步打拼，清醒看待性别偏见，事业是自我实现的核心，爱情居于次要位置，书写女

性在男性主导行业的突围之路。小狐濡尾《南方有乔木》的南乔，作为科技创业者，不因为性别放弃理想，即便遭遇事业挫折依旧坚持自我，以《致橡树》木棉式平等人格作为人物内核，打破女性不适合理工科创业的刻板偏见。架空历史职场文如我要吃肉《祝姑娘今天掉坑了没》，女主角祝缨女扮男装，从大理寺底层小吏做到宰相，在绝境中以智慧和韧性实现自我价值。

职场题材小说也无可回避地书写了女性的真实困境，如在职场遭遇生育歧视、性骚扰、性别偏见、事业家庭两难等。在爽文式一路开挂的女主角之外，也写出了女性角色奋斗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败。但这一类型作品也多存在退守化、理想化倾向：很多矛盾需依靠男主角资源化解，女性职场突围的部分情节离不开男性贵人相助，这未免削弱了女性角色的主体性。

4. 家庭题材：叩问家庭内部性别秩序

家庭生活类网络小说聚焦婚姻、生育、家庭成员关系，直面当代女性家庭困境。如子木李《触碰蔷薇》，书写在单亲母亲控制下的女主角逃离家庭与自我证明的历程，将原生家庭创伤这一心理议题与女性婚育的社会焦虑结合。

这类小说将家庭不再简单描写为温馨港湾，而是充满性别博弈、权力对抗。部分作品书写女性在婚姻当中付出的隐形家务劳动，生育带来的牺牲，女性在婚姻中的自我迷失。其中的部分故事，女性觉醒之后敢于结束消耗自己的婚姻，追求自我价值。

家庭题材网络小说，承接张爱玲、张洁等现当代作家对家庭牢笼的反思。区别在于，现当代文学作品偏向悲剧反思，结尾大多并不美好；网络小说更多设置逆袭结局，女性在逃离之后实现经济独立，获得更好人生。但部分作品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强冲突而制造极端恶婆婆、渣男丈夫，把家庭矛盾简化好人坏人对立，缺少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更深层探讨。

三、女主向网络小说女性意识的退守与倒退

女性意识是女主向网络小说的潜在基因，但并不都表现为女性觉醒与抗争，文本内部往往充满矛盾，大量作品存在女性意识妥协、倒退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大女主”外壳下的依附叙事

大量打着大女主标签的作品，女主看似能力强大，人生关键节点却依旧依靠男性的保护和资源。女主奋斗的终点依旧是获得权势男性的爱情与认可。桐华《步步惊心》中，现代女性若曦穿越清代，带着现代平等观念，却一步步被皇权男权秩序驯化，最终困于诸位皇子情爱纠葛，无法真正改变环境，只能成为时代悲剧牺牲品，现代女性意识不断被消解，这是典型的意识倒退案例。

很多古言女主，辛苦经商权谋，最终归宿依旧是嫁给阶级高的权贵，个人奋斗成果最终服务于婚姻。女性奋斗，不是为实现自我，而是为获得更好的婚恋筹码。看似女性强大，底层逻辑依旧是男权社会价值体系，女主身体穿越，现代思想也慢慢被古代传统观念同化。[7]

2. 甜宠、霸总叙事幻想

消费市场之下，霸总、甜宠文长期占据市场。这类文本构建一种轻松而甜蜜的幻想：女性不需要艰苦抗争，只要拥有特质，就可以得到强大男性无条件偏爱。女性的安全感、社会地位，全部来源于男性的给予。这种叙事模式，是一种精神上的退守。现实职场生存压力、婚育压力之下，部分读者渴望幻想避难所，幻想被庇护，无可厚非；但文本将被宠爱等同于女性幸福，将爱情与婚姻作为人生问题的解决方案，消解女性独立奋斗的意义，形成女性意识倒退。部分甜宠故事中，女主放弃事业，回归家庭，回到传统女性角色定位。

3. 女性内部互相倾轧，缺少制度认知

不少宅斗、宫斗类小说，冲突主要来自女性之间互相争斗：妻妾、婆媳、妯娌之间彼此算计。女性把矛盾指向同性，而不是压迫全体女性的制度。女性的生存竞争，变成争夺男性的爱和资源。缺少女性之间互助团结，这是女性意识重要缺陷。现当代很多女性文学强调女性情谊，而部分网络宅斗文有意放大、夸张女性内斗，强化“女人为难女人”叙事，弱化对父权制度的批判。

4. “凝视”与“被凝视”同时运作

近年的女主向作品中，女主角开始以主体身份展开对爱情对象的审视、选择与评判，男性角色被置于被凝视的位置，表面上看女性凝视权确立，实现了权力反转，但“凝视”这一行为所内在包含的主客体二分逻辑依然被完整保留。而且，女性角色的外貌、言行举止依然频繁暴露在文本

内部他者目光与读者目光的双重审视之下。男主角的注视、配角的评价、叙事者旁白的描摹共同构成了一张绵密的凝视之网，女性角色的“被凝视”并未因她也在“凝视”而彻底消弭，两种凝视往往是同时运作、相互嵌套的。[8]

产生以上现象，有多重因素：首先是市场流量逻辑。网文是商业化写作，爽感、情感慰藉是重要卖点。彻底的女性反抗叙事受众有限，而爱情幻想、被保护幻想更容易获得流量。作者需要兼顾市场，不得不妥协，造成思想上摇摆矛盾。其次是传统性别文化的深层影响。数千年家庭伦理、男权文化潜移默化，即便作者拥有现代性别观念，写作过程中不自觉受传统叙事惯性牵引。第三是西方女权理论碎片化接收。网络创作者大多不是专业研究者，接触的是网络碎片化女权话语，缺少系统理论学习，容易出现观念混乱，一部小说里会同时并存觉醒与倒退两种情况与逻辑。此外，也有读者心理诉求的影响。现实社会女性生存压力巨大，网络小说既是思想启蒙载体，也是情感避难所。一部分读者拒绝沉重现实批判，希望在小说获得放松和安抚[9]，幻想被呵护，催生退守类型文本。

四、女主向网络小说女性意识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双向互动

女主向网络小说女性意识是社会发展的镜像，同时反过来影响大众性别观念，二者双向互动。

一方面，社会现实塑造网文女性书写。改革开放之后女性经济独立、受教育水平提升，催生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对应网文大量独立女主形象；社会热议职场性别歧视、婚育压力，现实家庭矛盾，带动现实向家庭、职场网文兴起。当社会婚恋焦虑上升，甜宠、救赎类幻想题材就会充斥市场。社会性别观念每一次变化，都会快速投射到网络小说创作中。[10]

但现实社会性别平等进程并不均衡，新旧观念交织，也造成网文女性意识的分裂。社会既鼓励女性奋斗事业，同时传统依旧对女性的家庭角色抱有很高期待，这种现实矛盾投射到小说，于是出现女主既要事业辉煌，又要完美婚姻的矛盾人设，或是进行过于完美而脱离现实的叙事幻想。

另一方面，网络小说反过来参与社会大众性别观念建构。网络小说受众数以亿计，尤其大量青年女性读者，网文潜移默

化塑造年轻一代女性对于婚姻、事业、自我实现的想象。优秀觉醒向作品，传播人格独立、婚姻自主的观念，让更多女性反思自我价值；但意识倒退的文本，也会输出依附性的性别想象，把女性幸福寄托男性，固化陈旧性别刻板印象。

需要客观看待，网络文学不是精英文学，它不承担纯粹社会改造任务，它是现实欲望、焦虑、理想的混合投射。我们不能简单把网文当作理论文本，用严格女权理论苛责全部作品；同时也不能无视部分文本的性别叙事缺陷。

未来网络女性书写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比如，要跳出简单爽文逻辑，更深层书写女性现实困境，不只靠金手指解决矛盾，正视结构性性别问题；建构真正女性共同体叙事，更多书写女性之间互助扶持，减少女性内斗叙事；理性借鉴女权理论，立足中国本土现实，不生硬照搬西方理论；平衡商业诉求与思想表达，在通俗叙事当中深化女性主体意识，不把女性人生价值绑定婚恋归宿。

结语

网络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是继承、借鉴、现实三者交织形成的复杂精神图景。它接续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启蒙的脉络，书写女性挣脱束缚、自我觉醒的故事；又吸收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想资源，结合本土大众的阅读需求完成本土化改写；同时忠实映照当代社会女性真实生存处境，记录女性的希望、挣扎与幻想。

我们既看到女主向网络小说中大量女性挣脱枷锁，谋求人格独立、命运自主的觉醒叙事，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在商业流量、传统文化惯性之下，女性觉醒常常简单地停留在个体逆袭，缺少对制度层面深刻批判；受到商业逻辑裹挟，觉醒与倒退并存，文本内部观念撕裂；此外，对西方女权借鉴碎片化，缺少深度消化。

网络小说是大众文化产品，觉醒与倒退并存恰恰折射现实社会性别观念本身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全盘接受，也不能笼统否定。网络女性文学最大价值，在于亿万普通女性借助网络写作与阅读，完成自我表达。未来的网络女性书写，应当进一步突破爽文幻想的局限，立足本土现实，塑造更加丰满、真实的女性主体，思考女性更多元的人生可能性，为大众提供更有深度的女性叙事。

参考文献

[1] 傅小艺．告别“工具人”角色：中国网络文学女性形象的演变与觉醒 [EB/OL]．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2025-12-09.

[2] 鲁迅．伤逝 [M]// 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4.

[3] 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 [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 肖映萱．论网络文学类型研究的性别视角 [J]．中国文学批评，2024(2)：117-126.

[6] 肖映萱．“女性向”网络文学初探 [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24.

[7] 周伟薇，黄晓君．“我可以把你按倒在地吗？”：女性向网络文学的情绪宣泄与性别平等意识的缺席 [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9(01)：9-16.

[8] 房倩茹．网络言情小说中的女性话语分析——以晋江文学城总分榜前200部作品为例 [D]．山东大学，2022.

[9] 吉若晨．文学治疗视域下的女性向网络文学研究 [D]．山东师范大学，2025.

[10]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2023 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 [N]．文艺报，2024-05-27 (005).